



貝爾特瑟蘭報告：對 WCRC 的貢獻—危機與邊緣化處境宣教研討

我們是一群，來自 26 間教會領袖、神學家與行動者，分別從亞洲、非洲、加勒比海、北美與歐洲於 2019 年 11 月 7-11 日聚集在貝爾特瑟蘭亞特蘭大，埃及。我們共同分享彼此的經驗、闡述並研討關乎宣教的問題：我們如何開創、保持基督的見證，特別是在社會中作為少數的基督徒？作為面臨暴力與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基督徒，如何創造和平共存的环境？因此，我們的第一步是，實踐 WCRC 大會的授權，在那些遭受宗教迫害的處境中，建立和平、公義、和解並能夠和平共存的支持系統。

今日在基督徒為少數者，政治相對動盪不安的處境，我們聽見世界各地不同處境中人們的哭喊，從來自少數/弱勢的人們，不只是作為宗教少數者也同時因膚色、族群、種姓、經濟、性別與語言受壓迫者。我們明白我們正活在「全球性的種族隔離制」的處境，這種因國族主義、種族主義、威權主義、基要主義與極端主義等與不同地區中不同宗教與日益升高的法西斯主義。我們的信仰呼召我們要發出先知性的回應。

我們敏銳地意識到在全球崛起的宗教基本教義派，我們理解基本教義派在一個群體之中會導向產生另一個基本教義派。世界上並沒有任何一個主要宗教不受基本教義影響。這樣的發展也影響了利用神學來滿足政治意圖的神學觀（State Theology）與脫離時代的教會的神學觀（Church Theology），更影響了對「公義」（religious justification）的討論，導向了現今的仇恨政治、世俗化與盲目崇拜化。我們呼召來發出先知性的神學，回應帶著上帝憐憫的公義。若沒有這樣整全的公義，以和平為核心的公義，是不能的稱為公義的。

當我們聚集，我們展現了充分的代表性，來自改革宗的傳統，來自不同經驗與處境，各具代表性，包含來自主流與與被邊緣化處境者。當我們開始聆聽彼此，我們同時開始體會些微的差異性，而這些差異性是來自我們的作為主流與被邊緣化者的代表性。我們辨識誰是弱勢者，並非只是從數字上而是在是否擁有權力、取得資源的途徑、是否擁有決策權、是否擁有機會開創屬於出身的社群。弱勢者指的是那些在社會中、教會中無法實質參與的，被排斥於外的人。

這個會議藉著聆聽從全球各地不同處境聆聽在地化處境並進行全球分析。我們知道現今的宣教是夾帶著全球帝國處境的宣教。我們明白帝國伴隨著經濟、文化、政治與軍事力量遍佈各地。而這樣的現況建構出一個現實與「無主」(lordless) 的精神，是人類造成的後果。我們聽見那些身處在帝國的底層聲音。我們的討論進而浮現了因殖民主義的歷史事件與因殖民而正在衍生的後果。我們聆聽持續不斷發生的故事，經濟與政治的再殖民導致彼此爭奪資源也導致相互競爭而對彼此群體的攻擊。我們知道宗教如何—伴隨不同的族群、言語與出身，作為一個引點來分化群體，那些為了生命、生活與尊嚴在掙扎的群體。

這些故事來自於那些深受帝國影響的生命，給予了我們，使我們進一步的分析，剖析那些帶著威權主義與民族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與神學理論如何在攻擊那些被邊緣化者、因排他性而受迫者、弱勢者。經濟與生態移民正在改變人口比例，而友善與款待則被贈恨與敵意取代

在這樣的處境，我們明白我們呼召來與彼此建立團契，但，更重要的是，受召順服於做公義與和平的福音。

因著如此，教會受召與被邊緣化者同行。這是一個與「同在」(with-ness) 的關顧。關顧 (solidarity) 是超越存在，而是去尋找、聆聽、去跟隨那些被社會邊緣的弱勢者。我們明白到我們受呼召去做出行動、去與那些弱勢的群體同在、同行，他們經歷了歧視與排斥。我們認為特別是女性、LGBTQ+、移民者與殘疾者，那些多重形式的受邊緣化。藉此，我們受召見證上帝那不可分割的公義與慈愛。

有教會身為弱勢群體，他們之中少數擁有權力。也有教會，沒有權勢，受到壓迫。即使是這些群體，教會也在迫害他者，特別是迫害另一弱勢群體，更是在他們自身當中少數中的少數者。

即使基督徒在受迫害的情境中，他們發現自己有意或無意地夾帶著基督教歷史中的排他性與心懷帝國主義的野心以征服者為姿態。我們必須被聖經的話語提醒：「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迦書六章 8 節)

我們當中的教會，數量上雖為少數但相對擁有權力與特權，因其獲利於全球經濟結構下而擁有權力與特權。這些教會應當聽見呼召，呼召與那些被邊緣化與

遭受壓迫者同行，並跟隨受迫者的領導。

上述，我們聽見受迫者的哭喊，如加爾文闡述：^{註2}「這個哭喊，正在持續，來自自然的感受與對公義的驅使。上帝聽見這樣的哭喊，...受迫者知道這樣來自公義與秩序的困惑是不允容忍的。而這樣的感受，不正是上帝根植於我們的？正是如此，正如上帝聽見，當上帝聽見這些哭喊並因無法容忍不義而發出嘶吼。」

若這是真的，上帝不只是聽見貧窮人與受迫者當他們對抗不公義的哭喊，而在這樣的哭喊中，上帝聽見了自己。意指祂不只是聆聽呼喊的上帝，而自己即為貧窮者與受迫者。加爾文為那些「無法忍受不義者」說話，不只是那些遭受不義者，還有那些為了不義而哭喊者。於是我們當行公義。在那些呼喊中，上帝聽見自己，並且在行公義與消除不義，上帝的傷口得到治癒。

理解到帝國的存在，帝國進一步分裂與統治世界，導致弱勢者成為代罪羔羊與恐懼，許多人正在承受，我們受呼召去為受迫者起身抵抗（雅各書四章 7 節）。我們察覺這是何等的困難，特別是那些受苦與壓迫的弱小基督教群體，但我們知道上帝垂聽我們的哭喊（詩篇三十四篇 17 節）。我們研究並討論這個關乎宣教的疑問，我們如何開創、保持基督的見證，如何創造以和平為核心的環境，特別是在社會中作為少數的基督徒，面對暴力與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基督徒。我們信基督的榮耀，透過祂，我們將超越罪惡與死、恐懼與無力。我們不再恐懼（提摩太後書一章 7 節）並委身自己在先知性見證的任務中，跟隨並與那些受邊緣化者同行。

2019 年 11 月 10 日

註 1 詳《貝爾哈信仰告白》與《阿克拉信仰告白》

註 2 譯自：this cry, proceeding as it does from the feeling of nature and the dictates of justice, is at length heard by the Lord ... [the oppressed] know that this confusion of order and justice is not to be endured. And this feeling, is it not implanted in us by the Lord? It is then the same as though God heard [Godself] when God hears the cries and groaning of those who cannot bear injustice.